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曰黎先生文集卷第十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

樊曰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政然則謂子產曰吾則改之鄭國實賴之仲尼曰毀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祝曰僑子產名左傳云僑聞之孫曰伊惟也國僑字子產鄭大

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

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安一作知遊

於鄉校眾口訾訾

孫曰訾訾多言貌。訾許堯切

或謂子產毀

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

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祝曰否惡也揚否臧

凶○否音鄙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孫曰左傳襄公三十

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

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

下塞上聾

孫曰文六年穀梁傳去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

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

養老乞言

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內尊事黃耆養老乞言

及其已衰謗者

使監

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諛者祝曰詩何用不監注規也○監古衫切

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

蔡本昭字作照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

補注率循也

相天下君

一本

交暢旁達

一本

施及無垠

補注垠界限也五根切又五巾切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
思古人

釋言

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
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
退之作釋言取此義與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
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卒
避讓求分教東都李君之所謂宰相有愛公文
者將以文學職顯公有爭先者造公語以飛謗
公恐及難遂求
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
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采敢相聞今為

我盡寫子詩書來

一云六一通以來

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月

一本

有來

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讒於相國

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

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

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

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

獨

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

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

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

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

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

已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

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

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

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

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

扳聯之勢於今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

死之友於朝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資

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巇許宜切以要權利夫

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

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

雖有讒者百人宰相將不信之矣宰相一作相國愈何

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

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均也二公與鄭細皆自翰林學士遷

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慎歟一無歟字

愈曰二公者五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

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

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

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

歸私自尤曰咄補注咄呵也晉史咄咄當沒切市有虎韓曰戰國策龐葱與

魏太子質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愈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

曾韓曰史記甘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

參殺人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

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

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

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臣者不童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孫曰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傷於讒疾而

此方寒涼不毛之地昊昊天

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

孫曰小雅巧言之詩注云僭數涵容也

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今本皆脫夫字

佞人不能遠

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

徐又自解之曰

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

市有虎聽者庸

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

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躬大

一作尾下同

夫

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瀟讒邪躬大則有

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能進而為讒哉

能一作敢雖

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一無而慎二字云何懼

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為中書侍

郎平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

子其危哉一作矣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相國一本

作宰相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

人耳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

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婿也
正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

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
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

烏一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封南陽

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

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動一作義

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為一本無之字不失其

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

有其人乎一無其字凡在此一無此字趨公之庭議公之事

者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

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

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一無將曰

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

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

也。孫曰：從事於彼，謂為他帥所辟。吾為南陽公愛之。吾為一作吾能為。且未

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且一作又。彼之所以待

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

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

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

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至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城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

中舊書

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樊曰巡鄆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相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蔽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足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各士由是天下無

異言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

者不為許遠立傳

樊曰遠杭州監官人許敬宗曾孫

又不載雷萬

春事首尾

孫曰萬春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

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寶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棄邑

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

任之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孫曰至德二年正月

霽雲均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

急于巡巡時保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

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

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

辭服於賊

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

名陽假師後死六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
睢陽太守索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部由
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摩
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若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救於地下故遠心向背眾
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隳敗則遠於巡不共戴天
請追奪官爵以刑免耻詔使去疾與遠子岷及百官議皆以
去疾謚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
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
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未詳且知艱難以
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

善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羅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孫曰睢陽食盡食茶紙既盡
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
又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效以食十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

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孫曰蚍蜉大蟻也
蚍音毗蜉音浮

所欲忠

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

孫曰今孤

朝聞玄宗

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云不
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

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

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

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孫曰八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諾遠

作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

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